

漢語“異讀懸案”的研究方法

黃象屯

現代漢語有異讀現象，這是衆所周知的，因為它存在於日常言語中。古代漢語有沒有異讀呢？隋唐以降異讀，這是大家公認的；對於六朝以前的“異讀”，有些人則不以為然，他們認為那是六朝經師的人為分辨。持否定態度的人，有的是頗有成就的語言學家，例如顧炎武、俞樾等人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幾百年來一直見仁見智，但都沒有拿出確鑿的證據。

本文試就這個懸案的研究方法進行初步的探討。首先應該排除一些模糊的看法，下面以問答的形式闡述。

問：先秦異讀，比比皆是。《論語》云，“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信，息晉切。《易·繫辭》云，“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”信，伸也，當讀升人切。這不是異讀麼？

答：這是假借字。假借字是“依聲託事”的，怎麼知道信、伸讀法不同？退一步說，信、伸就算有不同的讀法（音近相借，不是音同相借），信字也不能算作“異讀字”，因為“以求信也”的信，只是借其聲音而已，只有“軀殼”，並無“靈魂”。

問：《書·舜典》云，“分北三苗。”北，背也，北字當異讀。這可是既有“軀殼”，又有“靈魂”的異讀字。

答：這是古今字。背字從北得聲，北字異讀從何得知？縱使這類的字異讀，也和一般所說的“異讀”意思不同。

問：一般所說的異讀是什麼意思？

答：不是假借字，不是古今字，也不是通用字。一字兩種讀法，兩個含義，而這兩個含義互相對立。例如現代漢語的“磨”字，平聲動詞，去聲名詞。中古的衣、冠、先、後、吹、騎諸字，均為異讀字，——一般認為異讀詞性都起變化，其實未必如此，後文將予以討論。

問答畢。這些字有沒有異讀，應重點放在兩漢時期考察。聲調問題在先秦是個極其混亂的領域，要考察有否異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如果兩漢時期異讀，我們就可以斷定異讀是漢語的自然規律，不是人為的影響；如果沒有異讀，那麼人為影響使然就有很大的可能性。

有一類動詞對異讀的考察有所幫助，因此有必要比較詳細地介紹這類動詞。

先從《老子》的一例疑義談起。

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（《老子》）

王力主編的《古代漢語》註：“‘不辭’二字不好懂。魏源解作‘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，此因應無爲之道也’。”

此處疑義，竊以爲屬於“反義同辭”問題。反義同辭現象，早就受到人們的注意，俞樾舉美惡同辭之例，劉師培舉一字兼有相反二義之例，對反義同辭現象的研究，成績斐然，但是可惜他們都沒有提及動詞。

細審下列引文，上引的疑義就迎刃而解。引文不限於先秦。

〔一〕①一年視離經辨志。（《禮記·學記》）

按，鄭註：“離經，斷句絕也。”

②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（《詩·邶風·新臺》）

按，離，罹也。離，又麗也，《漢書·揚雄傳下》：“丁、傅、董賢用事，諸附離之者，或起家至二千石。”

〔二〕①尊壺者，個其鼻。（《說文》引《禮記·少儀》）

按，《說文》：“個，鄉也。”

②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個規距而改錯。（《離騷》）

按，註：“個，背也。”

〔三〕①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（《詩·大雅·瞻卬》）

按，奪，取也。

②無奪農時，如是則國富矣。（《荀子·富國》）

按，奪，失也。《說文》：“奪，手持佳，失之也。從又從奞。”又“脫，消肉，臞也，從肉兌聲。”脫的正字是奪。

〔四〕①子孫繩繩，萬民靡不承。（《詩·大雅·抑》）

按，《說文》：“承，奉也，受也。”

②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（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）

按，承，拒也，欺凌也，朱駿聲云：“乘，加陵也。”

〔五〕①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。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

按，《說文》：“引，開弓也。”

②三軍既惑且疑，則諸侯之難至矣。是謂亂軍引勝。（《孫子·謀攻》）

按，引，奪去。方向與開弓相反。

〔六〕①君出就車，則僕並轡授綏，左右攘辟。（《禮·曲禮上》）

按，註：“攘，古讓字。”攘，又却也，使攘也，《國語·魯下》：“彼無亦置其同類，以服東夷，而大攘諸夏。”

②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

按，攘，劉寶楠正義：“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。”

〔七〕①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（《禮記·禮運》）

按，食，吃。

②大夫之子有食母。（《禮記·內則》）

按，食，飼也，鄭註：《喪服》所謂乳母也。”

〔八〕①冬，晉薦饑，使乞糴於秦。（《左傳·僖十三年》）

按，乞，求討。

②妻自經死，買臣乞其夫錢，令葬。（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）

按，乞，給予。《辭源》引《左傳》昭十六年“毋或勺奪”疏：“乞之與乞，一字也，取則入聲，與則去聲也。”

〔九〕①披九山，通九澤。（《史記·五帝紀》）

按，披，劈也。

②展轉不能寐，披衣起彷徨。（《文選》魏文帝《雜詩》）

按，披，覆蓋。

〔十〕①斷木爲杵，掘地爲臼。（《易·繫辭下》）

按，掘，《說文》：“搯也。”另有“𡗗”字，音義俱同。

②洪臺掘其獨出兮，擻北極之嶙嶙。（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）

按，掘，《文選》作“崛”。

〔十一〕①〔秦伯〕與鄭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。（《左傳》僖三十年）

按，《說文》：“戍，守邊也。”

②聽婦前致詞，三爲鄴城戍。（《杜甫·石壕吏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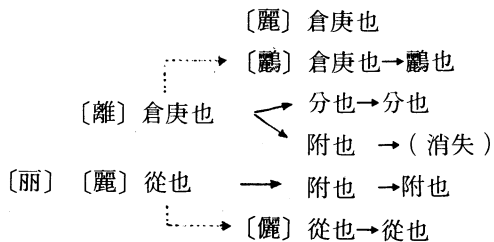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鄴城之戰，官軍攻鄴而未克，戍字似有攻打之義，如訓戍守衛，大誤。不過“鄴城戍”似可釋爲“在鄴城下駐防”。存疑。

引文畢。〔一〕—〔七〕是先秦作品，〔十一〕存疑。我們可以看出，先秦書面語言存在動詞反義同辭現象。既明此理，上引《老子》的“不辭”二字就不難理解了——

辭，受也。不辭，就是不接受。作、生、爲、成是同義詞，辭、有、恃、居也是同義詞，兩組同義詞相對。

這類反義同辭的動詞散見在古籍中，漢唐註家或從古書行文中知其一詞多義，或望文生義，疑義橫生。後學又沒有把它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加以認識，以致在這類問題面前無從下手。

這類動詞有一個特點，即其中含義之一有的可以用另外的一個字表示，這個字和“本字”不是假借關係。“離”、“麗”的關係列表如下：



從上表可以看出，就具有“附也”義來說，離、麗都同樣有資格作為“本字”。如果把“離”看成假借字，那麼它具有“分也”義就講不通。

“分也”“附也”的離字，借用“倉庚也”的離字，那不是和“麗”字的關係。麗字亦可作“倉庚也”用，那是借用“倉庚也”的離字，不是和“分也”“附也”的離字發生關係。

中古所謂“讀破”（異讀）的字，絕大部分詞性起了變化，但也有詞性沒起變化的，那就是上述的這類動詞。例如“乞”字，再如“語”字：

《論語·鄉黨》：“食不語，寢不言。”朱註：“答述曰語。”《說文》徐註：“魚舉切。”是為上聲。《左傳·隱公元年》：“公語之故。”語，《廣韻·禦韻》：“告也。”是為去聲。

這個“語”字之所以異讀，是因為它的兩個含義互相對立（或相反）。所以，中古“衣”“騎”之類的字異讀，主要原因不是詞性起變化。對這個問題如果只從詞性方面考慮，也許是把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強加於古人。

為敘述方便，我們把“衣”“騎”之類的字稱為A類字，把“離”“奪”之類的字稱為B類字。

A類的對立和B類的對立確實不一樣。雖則不一樣，但是從“異讀”來說，中古時代人們對待它們卻一視同仁，就是說，把它們看成是同樣的某種對立。就像麵包和牛奶儘管不一樣，但它們都受到腸胃的歡迎。

如前所述，B類字不是假借字，但有些字有假借字“異字”的特點，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點考察異讀問題。為什麼不直接考察A類字的漢代用韻呢，例如“衣”字二義的用韻？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漢代用韻不遵照“讀破”規則。

利用B類字考察異讀，可以這樣考慮：

E字是我們考察的對象。E字有兩個互相對立的字義 α 、 β 、 α 音 a ，不考慮 β 的讀音。引進字F，F的字義與 α 相反，即負 α ，也暫不考慮它的讀音：

	義	音
字E	α	a
	β	

	義	音
字F	$-\alpha$	

E和F不是假借關係，它們不因聲音發生關係而相借，它們字義形成的歷史各自自成體系，（參見前文“離”“麗”關係表。）這一點甚為重要，因為，

1. 如果E、F只是聲音發生關係而相借，那麼考察F的讀音實際上就是考察E的讀音，麥哲倫繞了一個大圈子還是回到老地方，這樣就無助於我們的工作。

2. 如果E、F字義形成的歷史各自自成體系，我們就有理由只承認它們字義的關係，暫不承認聲音的關係，譬如“前”、“後”，聲母、韻母、聲調都不相同。對於E來說，F是地地道道的“外來戶”。這樣就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方便，我們考察F與 a 讀法是否一

樣，就可以確定E有否異讀。打個比方，我們要瞭解牛有沒有長角，但是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頭小牛，我們難以確定，那就要再觀察另外一頭牛，而不能只從那頭小牛的照片去研究。如果E、F是假借關係，那麼F就無異於小牛的照片。好在現在F對E來說是另外的一個字，它是“另外的一頭牛”。

考察的時候，我們只承認考察E α 的反義詞F $-\alpha$ 的讀音，不承認是考察E β 的讀音（因為E β 和F $-\alpha$ 是地道的兩個字）。實際上E、F的讀法是有微妙的關係，而這種關係正是我們所要探索的東西。

現在我們來實際考察“離”字有否異讀。

《漢書》：“諸附離之者，或起家至二千石。”離，麗也。離麗二字應有相同的讀法。

“別離”之離，讀平聲是可信的。《白頭吟》、《古詩十九首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的“離”字，均與平聲字相押。《白頭吟》相傳是卓文君的作品，雖不足信，為期也不會太晚。就是說，西漢初期至東漢末年“別離”之離，均讀平聲，韻部亦從先秦的歌部轉到支部。

這樣，我們考察“麗”字的讀法，就可以斷定“離”字有否異讀。

麗字，韻書有平去兩讀。此處按照韻書當讀去聲。就是說，如果韻書可靠的話，離字有兩種讀法：1. 呂支切，分也，兩也；2. 郎計切，麗也，附也。

但是很遺憾，實際情況是，我們找不出“麗”字和去聲相押的例子，反而看到它和平聲相押。《漢書·禮樂志·郊祀歌》：“衆嫫並，綽奇麗，顏如荼，兆逐靡。”此處“麗”字和“附也”的“麗”字同類。

《郊祀歌》是漢武時期的作品，所以我們可以斷定：漢武時期“離”字沒有異讀，推而廣之，推而遠之，我們可以說：先秦漢語沒有異讀。

漢詩用韻使用“麗”字太少，《古詩源》選輯漢詩百餘首，竟沒有用一個“麗”字作韻脚。《古詩紀》蒐集甚豐，可惜案頭沒有此書。如果發現何時“麗”字與去聲字相押，我們就可以斷定當時“離”字異讀。這項工作相當麻煩，有待查閱。

同理可以考查“披”字。這個字比較複雜，一時難以分清。

A類字亦有偶然有“異字”的，例如“被”字，其含義之一“披蓋”可以用“披”字表示。就“披蓋”義說，歷史上曾經先後用三個字表示：披→被→披。“披”字有“披蓋”義，大約在建安時期。但是如上文所述，“披”字聲調相當複雜；“被”字據說亦有三種讀法，所以非常棘手，有待考查。

無論是A類字還是B類字，我們所知道的“異字”少得可憐，還得進一步尋查。B類字的認識，對解決古書的某種疑難，也許有所裨益。考查這些字，實際上是研究聲音和意義的關係，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“詞族（同源詞）問題”的組成部分。對這些字進一步認識，有許多工作等待我們去作。

此外，對現代漢語進行調查，或者對我們的工作所啟發。例如現代漢語的聞、問、買、賣、彰、鄣諸字，實際上就是B類字。只不過它們用兩個字表示，古代這類的字有的用一個字表示罷了。現代漢語方言亦有只用一個字表示的，例如閩南話的“來”字。閩南話“來”字，有兩種讀法，兩個相反的含義。陽平表示“來”的意思，陽去表示“去”的意思。例如“我也要來（陽去聲）”，相當於普通話“我也要來去”。陽平連讀變聲讀成陰去。陽去的後

面不能有地點，如果有地點，變聲讀成陰平。北方話“來”字雖有兩種讀法，但去聲是“勑”的意思，去聲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不收。

結論：古漢語存在動詞反義同辭現象，我們可以利用它研究異讀問題。先秦漢語沒有異讀。